

青石街

NEW SUPPLEMENT

1283号

投稿邮箱:xinfukan2@126.com

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言之有物,皆是文章。

惊艳了时光的小镇

从玄武大道与宁铜铁路交会处,一路东行,到宁镇交界的宝华,是总长约15公里,穿越南京智谷核心位置的智谷大道。如今我这样一个超级路盲兼宅神对它却如此谙熟,皆因为最近的我成了这条路上的常客。我所去的地方,是宝华小镇。对于我来说,那里既熟悉又陌生。

熟悉自然是因为如今的常来常往,而陌生则是因为曾经的距离与交通的不便。

小镇属于句容,与南京虽是紧邻,但毕竟算是两个城市。客居南京四十余载,前三十年里,听说它的次数屈指可数,而去也只有两次。

第一次是九几年。先生的同学从外地调回宝华老家,邀请我们去玩。那天从南京家中出发,开车小半天才到。彼时儿子尚小,出发时兴致勃勃的他,到达时已经睡着了。

同学的家是两居室,几个人进去就显得格外逼仄。稍稍坐了坐,就到定好的饭店。一路走来,民居老旧,店铺简陋,有的巷弄中,还挤着很多没有规矩的小房子,应该是居民自己搭建的,这使得街景很是凌乱。一边走一边看,心中暗自思忖:这里与南京相邻,怎的却是天差地别?

那以后,几乎就没有再去过。

时光倏忽。再一次到宝华,是2016年的10月6日。我受句容文化部门的邀请,参加“走进千华古村”活动。

初秋的日子,阳光明媚得无法言喻。车子沿一条通衢大道飞速向前,我这个路盲心中既焦灼又疑惑,抱怨着:磨磨蹭蹭,都走晚了,该迟到了。还有,这好像不是原先的路啊?送我的先生笑了,从这仙林大道过去,一个小时就到了,你当还是几年前啊!

活动先是参观宝华山上的隆昌寺。当目光穿过寺中无梁殿那狭小却厚重的窗口,越过那层层叠叠禅室的屋脊,停落在遥遥山脚时,我看到葱郁的树木和湛蓝的天际交汇处,有一个从岁月深处睡醒的小小村落,在安静地等候。

当我们随着正午的阳光,淹没在这座明清风韵的古街时,身畔的流水是静静的。

这就是宝华山下的千华古村。

宝华山,“律宗第一名山”,静卧于长江之滨,与南京钟山、栖霞山绵延相连。山中名刹隆昌寺,已走过1500余年岁月沧桑,是目前国内最大的传戒道场。“水流石不动,山静云自飞”。以佛教传世的宝华山集“林麓之美、峰峦之秀、洞壑之深、烟霞之胜”于一体,人在山中走,如在仙境行。

而我当时所在的那个修旧如旧的村落,却是那漫长的历史中,人间尘世烟火生活的再

□南京 王霞

现。

先是随心走着,并不辨方向。起起落落的足音,走过了小小的拱桥,走进了幽幽的跨水长廊。美人靠上,镂空扇形窗映出绿水红灯,一一如画。人若画中仙子,刹那间离了凡俗。

继续行走,那些店铺,那些酒肆,那些静守时光般的橱窗,在眼中轻盈地掠过,曳出长长的余韵,倒映在心田。

就这样,从尘世而来的我们,走在古韵悠悠的长街小巷,走过秦淮源头水汽烟岚,走出了醉巷的街口;微醉的我们,恍惚在青砖漫地的扇形广场上……

离开时,新结识的朋友莹看我恋恋的样子,笑说,你干脆在这里买个房子,就可以常来常往了。

我虽没有在句容买房,可这句常来常往却在两年后变成了现实。先是有朋友买了坐落在宝华镇上的联排别墅,兴致勃勃地拉我们去看,去给她的装修出主意。

小区建筑俱是徽派建筑风格,一水儿的三层小楼比肩,还有挺大的前后院。那真是,“白墙黛瓦马头墙,回廊挂落花格窗”。衬着小区内部修竹、小桥、流水构成的小景,俨然是令人神往的世外桃源。虽然我因工作原因,更因自己不会驾车,无法购房定居,但在我心底,句容,宝华这个地方,已然悄悄拉近了距离。

时间辗转几个秋。2019年,我成了句容宝华的常客。身边的同学或朋友,陆陆续续在宝华购房。一次次看房,一次次做客,我惊奇地发现,原先的小半天,后来的一个多小时路程,不知不觉中竟缩短到半个小时左右——是那条仙林大道有了高架,也已经更名为“智谷大道”。

那天,学生雯告诉我,她在宝华一个小区买了套房,邀我去看看。小区里绿树扶苏,高楼错落有致,一派简约、现代的气韵。

雯的家在8楼,有180平方米,通透明亮。我特别喜欢朝北那个阔大的阳台,倚栏远眺,满目青山,心旷神怡。我笑着逗她:这儿环境房子都挺好,就是离你妈远了,今后蹭饭不方便了。雯俏皮地眨眨眼,回复说:我要把妈妈接过来的,再说舅舅和姑姑也都在这里买了房,我可以轮流去蹭呀。

离开时车行迅疾。回眸,一片片风格各异的小区,青石灰的、浅赭红的一栋栋高楼,在蓝天、远山的背景中沉静成一幅画,和记忆中那老旧小区、杂乱的街景,交错出时代变迁的旋律。

惊艳了时光的宝华小镇,正以越来越美好的居住环境,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来安家落户。

六月不辞飞霜雪

□南京 刘月雄

六月末,我跟队去百丈漈采风,很是开心。一早到景区,乘坐景交车,在山间蜿蜒绕行,忽听有人问,车子怎么往下开?呼啦啦,密林峭壁一闪而过,果然,仅十几分钟,就到了山脚,穿过入口,不远处是峨眉帽带、手握书卷的刘伯温像,旁边立石上刻着“刘伯温故里天然文成”几个大字。

放眼望去,阳光下,山林葱郁。一路上,迎面一棵棵高大的树:榉树、紫楠、枫香、猴欢喜、柳杉、大驳骨等,在林间挺立,像来参加武侠大会的各路英雄豪杰。“武当”“峨眉”的旗幡飘展,随处可见的横幅上选自《天龙八部》《笑傲江湖》等经典妙语:我一见到你,就变得不像我自己;宁愿把世间千万种苦难都放到自己身上,只是要他平安喜乐;红颜弹指老,刹那芳华,与其天涯思君君恋不舍,莫若相忘于江湖……宛如一场情感剧的内心演绎,我和友人边走边拍,乐在其中。沿路好多画有武侠英雄的背景墙,她都会上前留影,跟着射箭舞拳的招式比画,兴之所至,还捧了酒坛,笑得一脸灿烂。彼时的她,事业尚在打拼,生活不尽如人意,每天像打不垮的女侠,各种冲锋陷阵,却不改其乐。

百丈漈山中,水是精灵,无处不在。眼前的潭水看似不深,水声却很响,像年轻莽汉虚张声势的叫嚣,引着我们很快到了三漈。“漈宽百丈”,股股水流并列而下,入碧潭,跃怪石,响声不绝于耳,不远的潭中,岩石如神龟正静卧谛听。沿漈而行,远看二漈水瀑上下两折,仿若中途站台跳水,高低错落,水声分外铿锵,走进崖石洞廊下,瀑布披挂而下,碎玉一般溅到我们的头脸和身上,顿时溅起我们纷纷的笑。瀑落成潭“深百丈”,相传能直达东海龙宫,潭中竟有块形似玉玺的崖石,是否藏着彼此之间神奇的密语?

已是正午,太阳很烈,我们越往上爬,身体越下沉,到一漈时,两条腿沉甸甸的,汗水止不住往下流,但看“漈高百丈”,三面绝壁直抵云天,飞瀑从天而降,犹如天兵天将突奔而来,嘶吼声震如雷,风跟着呼啸,我立于瀑前,心下有张开双臂想要飞起的畅快。潭边有亭,很多年轻男女着古装,执剑立于此,可见裙带飘飘,恍若天山。

刘伯温曾有《观瀑》诗:“悬崖峭壁使人惊,万壑长空抛水晶。六月不辞飞霜雪,三冬还有怒雷鸣。”暮年时,他功成身隐,结庐于此,是否悠然坐于亭前,看飞瀑流泻而心生感慨?少年时,他来此观瀑,生豪情壮志,22岁举进士,授以官职,可谓起点即巅峰。无奈屡遭排挤,几度辞官还乡,隐居修行。49岁应朱元璋之请,任其谋臣,辅佐朱元璋完成帝业。刘伯温的一生,恰如百丈漈,一波“三折”,终成就“三漈连天悬百丈”的壮观之景。

一路观瀑,百丈漈不正是一首跌宕起伏的人生之歌?高处绝壁是成全其人生最好的进阶,在高空,才有胸藏万壑的气势魄力,即使下落,也有雷霆万钧之势。为此得不停攀爬,不惧山高与一路荆棘,还要适时放下,在冗繁生活的缝隙中,寻一片内心的水潭。我向友友,此刻,她笑眼如潭,溢满对生活的万般热爱。

姑姑家的浮桥

□北京 龚海洋

小时候,姑姑家住在村北的庄台上,她家南侧和东侧都是河,西北侧是一个池塘。河有八九米宽,水有二三米深。姑姑家的责任田和菜地在河的东面,每次都需要绕行。

有一年,姑父不知道从哪里买来了一个旧的水泥船,有7—8吨的排水量。

这个船偶尔会作为运输船。有一次这艘船拖着化肥、种子还是什么的,姑姑用竹竿一路撑着,带着我和表弟,从她家的东侧河边出发,先向东,再转向南,跨过两座桥,折向西,沿着我们家门口的那条河,一直撑到我们家的门口。直线200米的距离,足足绕了差不多2000米。不过,大人还是省了力气,我们孩子也多了一种乐趣。

大多数时候,这条船被当作浮桥使用。将船停在姑姑家东侧的河道上,把连着船一端的绳索扣在姑姑家边的一棵树上,把连着船的另一端绳索套上一个木棍,插在东岸的田埂上,这样船就横卧固定在河上。绳索放得刚刚好,如果太长,船会跑偏,如果太短,船有可能离岸比较远,小孩可能跳不上去。人到岸边,如果有需要,可以拉一拉绳索,船就可以与岸边更近,方便人跳上去;到了船的另一边,也可以拉一拉绳索,船与岸更近,下船也会更从容。多数时候,在船的两头与岸边各放了一个长条的木板,方便人上船、下船。

船两头的船舱是封闭的,中间有个圆圆的孔可以看到里面,总是黑洞洞的,即使下雨,里面也不会积太多水,积了也不影响船的安全。船中间有三个船舱,都是敞开的,中间的大,两边的小。两边小一点的船舱,孩子也可以跨过去。中间的船舱即使是大人也跳不过去。船舱没水的时候,人可以下到船舱里走过去,但是老家经常下雨,很多时候来不及清理舱中的水,有的时候只能壮着胆子从船舱两边临水的窄窄的船舷上迅速走过去。有点危险。每次路过都有

点心惊肉跳。后来姑父在船舱又找来一个长的木板放上去,大人小孩才安心多了。

船舱里积水是常态。水积多了,需要及时舀出。经常积水,舱底会有很多青苔。人穿着沾上泥的雨靴雨鞋路过,也会把泥土带到船舱。船舱渐渐地像一个小池塘,还会长草。小龙虾在家乡出现、泛滥后,有一年我和表弟捉到几只腹部有子在动的小龙虾,将之扔进这个船舱中,希望做一个养虾试验。的确有一些虾子变成了小龙虾,但好像长得不够快。

这个船浮桥,是姑姑家买的,姑姑家的人,通过这个浮桥,沿着东面的田埂、机耕路上到我们家门口的公路,是最快捷的。但走的也不限于他们家,他们家西边河北面的几家邻居也经常走,实际上已经变成公用的了。

船还承担着洗菜洗衣码头的功能。到船上离岸更远一点的河中洗菜淘米、洗衣刷鞋,河中间的水肯定比河边的码头更洁净一点。

夏天的时候,小伙伴们会在船边嬉水游泳。水性不好或者不会游泳的孩子,都会带着游泳圈。有的孩子还会穿着游泳圈从船上跳到水里。有一次表弟穿着游泳圈,兴奋地跳到水里,哪知道跳下去的时候游泳圈刚好被船边裸露的钢筋刮了一下,迅速地泄了气。旁边的小伙伴看到这场景,有的吓坏了,有的笑坏了,但表弟本人不知道,还在手舞足蹈地拍水。好在只是半边游泳圈泄了气,而且下水的小伙伴中也有水性好的,确保了安全。

由于交通不便,姑姑和周围几户人家陆续搬到了马路边,房子陆续被拆了,人不住那里后,这个水泥船也无用武之地了,再后来,原本有点绕的河道被截弯拉直,船也被折价转卖给养鱼人。但这艘水泥船以及它担负的浮桥功能,给过我们很多便利,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温馨、快乐和难忘的回忆。

浅秋的雨

□南京 陈思

立秋后,仍酷暑难耐,就想到一个“雨”字,或许是因为民间俗语“一场秋雨一场凉”,想着秋雨给这暑热降降温。

浅秋的雨是善解人意的,也是相宜的背景。浅秋的雨,一般都是带着一丝难得的清凉,大自然的景色也因水的洗涤而显得愈发鲜亮。树在雨中摇曳生姿,花儿在翠绿的叶片间静静绽放,宛如粉色的蝴蝶在枝头栖息,池塘里的荷花亭亭玉立,荷叶铺满水面,圆润的雨珠在荷叶上打滚,为这个浅秋增添了几分美丽与活力。

雨落浅秋,万物承恩泽。乡间的稻田里,恰逢细小的稻花,低调地开着。在雨的滋润下,稻花呈现出晶莹剔透的质感。风起,整片稻田的稻禾开始以一种节律摇摆,试图模拟潮水或海浪。石槽欢快地招摇着,挺着红红圆圆的肚皮,宛如一盏盏小红灯笼。玉米地里,农民们掰着玉米棒子,上面沾着雨珠,这是丰收的田野,也是幸福的油画。

雨落浅秋,在云雨蒙蒙的田野上,木偶般呆望着林间百鸟在雨幕中疾飞归巢。树上的蝉因雨的到来歌声沙哑,甚有渐远渐弱之感,接声而起的是遍地的蛙鸣,那高一声低一声的鸣唱让我遇见“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的场景。草丛里,侧耳听,虫儿们欢快地叫着,音似促织而悠长,仿若纺织车唧唧呀呀地摇起来,梭子在线与线之间穿梭。它们是大自然的调琴师,在秋雨中调琴瑟、弄丝弦,啾啾唧唧,不绝于耳,沁人心脾,它们用自己的热情和爱意吟咏着世间的美好。

浅秋如歌,秋雨如诗。荷园驿道、乡间的田野以及小路上树叶上流淌下来的水珠一一都能引起我神秘的幻想。在池塘边水清,心静看着时而鼓起、时而消失的雨泡,引发我对生命的遐想;在石桥上,想起诗中撑着伞走在古巷中那丁香一样的姑娘;我甚至想到李清照的词“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的美好意境。我在浅秋的雨一直行走,又恰似被浅秋的安静滋养。